

# 公務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學術考察)

執行「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  
湖北楊守敬故居及其觀海堂藏書考察

服務機關：國立故宮博物院

姓名職稱：圖書文獻處許媛婷副研究員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湖北省

出國期間：民國 105.08.22-105.08.26

報告日期：民國 105.09.20

## 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執行「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湖北楊守敬故居及其觀海堂藏書考察

頁數 23 含附件：否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王姿雯/28812021ext2901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許媛婷/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28812021ext2659

出國類別：學術考察

出國期間：民國 105 年 8 月 22 日~105 年 8 月 26 日

出國地區：中國大陸湖北

報告日期：民國 105 年 9 月 20 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楊守敬、宜都楊守敬故居、宜都市博物館、湖北省圖書館、武漢大學

### 摘要

本案為執行「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前往湖北宜都市楊守敬的昔日故居，以及位於武漢市的湖北省圖書館、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大學，進行清末藏書家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之學術考察。

清末藏書家楊守敬（1839-1915）曾於光緒六年至十年（日本明治十三年至十七年，1880~1884）期間，因擔任前後二任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黎庶昌（1837-1898）之隨員，因緣際會自日本購回大量漢籍，成為中日書籍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然而，楊守敬究竟從日本攜回多少數量的漢籍，以及這批藏書目前存藏散佚的詳細情況，迄今仍是個難以解開的謎團。現今楊氏藏書分藏海峽兩岸，包括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中國大陸則包括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以及上海的上海博物館與上海圖書館等地。此外，武漢的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圖書館亦有部分楊氏藏書。由於歷經戰亂及各種原因，散佚變化情況十分複雜，要全面性地瞭解楊氏藏書完整存藏狀況，可謂相當困難。

因此，筆者初步以位於宜都市的楊守敬故居，以及位於武漢市的湖北省博物館、圖書館為首要考察地點，試圖了解楊守敬昔日舊居現存狀況及其藏書情形。透過移地研究，或許不見得能掌握到任何答案，然冀能藉此一考察機緣，深入體會楊守敬當年藏書的心路歷程，進而增益筆者對楊守敬藏書的研究層次更加細膩及豐富。

## 目 次

臺、目的	4
貳、過程	5
一、湖北省宜都市	5
(一)楊守敬故居	5
(二)宜都市博物館	9
二、湖北省武漢市	12
(一)湖北省圖書館	14
(二)湖北省博物館	18
(三)武漢大學	20
參、心得及建議	23

## 壹、目的

清末藏書家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省宜都縣人。他四歲喪父，自幼跟隨經商的祖父學習，擅於辨識古錢，又為科舉應試故，致力字學，並勤練書法；稍長，精研輿地之學，考證金石文字，所學博通古今，喜好著述，藏書甚豐。

楊守敬嗜古成癖，愛書成癡，光緒六年(1880)是其人生一個重要轉捩點。當年，他因屢赴會試不中，乃接受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召請，任東京使館隨員。時日本明治天皇積極推動西化改革運動，建立新式教育體系，全面導入西方思想文化。在廢置傳統漢學儒教的潮流中，古籍被視若敝屣，大量公私舊藏因而散出，「幾於論斤估值」。楊氏公餘遍訪東京書肆，見許多漢籍賤價待沽，其中更不乏中土罕見，久已失傳的善本秘笈，遂生搜訪之意。因於光緒六年至十年(日本明治十三年至十七年，1880~1884)任前後二任駐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1837-1898)隨員期間，自日本購回大量漢籍，成為中日書籍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然而，楊守敬究竟從日本攜回多少數量的漢籍，以及這批藏書目前存藏散佚的詳細情況，迄今仍是個難以解開的謎團。

以往學者在全面性討論楊守敬的學術成就及其藏書價值時，免不了必須提及楊氏著述及藏書情況，而學者們也很努力地試圖透過書目上的記載，甚或實地考察結果，希望能得到一個確切的數據。楊守敬於民國四年(1915)1月9日過世之前，後人雖已開始著手進行編目工作，然該目錄編輯者在清理家中藏書，便於日常使用。此本家藏目錄後被楊氏後人楊先梅捐予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直至2009年始以《鄰蘇園藏書目錄》為名出版，被視為最原始的楊氏藏書目錄。

回顧當年(民國四年，1915)楊守敬逝世不久，其藏書即被後人以國幣三萬五千圓售予北洋政府。時袁世凱為紀念楊氏生平事蹟與貢獻，特命清史館為其立傳，稱其「嘗遊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辛苦積資，藏書數十萬卷。」之後政局更迭，徐世昌在民國七年(1918)被推舉為總統後，來年(1919)又將楊氏藏書一分為二，一部分撥交北海的松坡圖書館(今入藏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另一部分先是移至中南海的集靈園存放，於十五年(1926)撥交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典藏，嗣於抗戰期間隨文物南遷，三十八年

(1949)入藏於今日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現今楊氏藏書分藏海峽兩岸，包括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中國大陸則包括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以及上海的海上博物館與上海圖書館等地。此外，武漢的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圖書館亦有部分楊氏藏書。由於歷經戰亂及各種原因，散佚變化情況十分複雜，要全面性地瞭解楊氏藏書完整存藏狀況，可謂相當困難。

因此，筆者初步以位於宜都市的楊守敬故居，以及位於武漢市的湖北省博物館、圖書館為首要考察地點，試圖了解楊守敬昔日舊居現存狀況及其藏書情形。透過移地研究，或許不見得能掌握到任何答案，然冀能藉此一考察機緣，深入體會楊守敬當年藏書的心路歷程，進而增益筆者對楊守敬藏書的研究層次更加細膩及豐富。

## 貳、過程

本次考察行程規劃自今(民國 105 年)年 8 月 22 日至 26 日，共計 5 天，扣除前後 2 天的飛航時間，實際執行與本案相關研究計畫的考察時間僅有 3 天。由於行前透過網路資料查詢有關楊守敬故居的情況，發現位於宜昌市宜都的楊守敬故居，與武漢市至少相隔將近 400 公里遠，而本人對於宜都及「楊守敬故居」環境又完全陌生。於是，遂邀請東華大學華語文學系劉秀美副教授及中國文化大學外語學院張明月老師同行，並在她們的建議及協助下，連絡武漢友人劉正奇先生租車陪同前往，並選定「楊守敬故居」為優先考察地點，之後再前往位於武漢市的湖北省圖書館、湖北省博物館，以及武漢大學。以下為考察行程：

8 月 22 日(一)：從桃園機場出發，經香港轉機，抵達武漢天河機場

8 月 23 日(二)：自武漢前往宜都楊守敬故居、宜都市博物館

8 月 24 日(三)：返程武漢途中，途經關陵、明顯陵

8 月 25 日(四)：湖北省圖書館、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大學

8 月 26 日(五)：從武漢天河機場出發，經香港轉機，抵達桃園機場

此行首日耗去長時間的轉機、待機及飛航過程，最後抵達武漢天河機場

已近晚上，夜宿武漢市。

次日啟程，自武漢市迄宜都路程，全程(含短暫休息時間)近5小時車程。抵宜都市之後，並沿途徵詢當地民眾有關「楊守敬故居」的位址。由於在出發之前，筆者曾問及武漢友人及其家人是否聽聞楊守敬其人，均告以未曾聽過；然在宜都市徵詢民眾的過程中，筆者則發覺幾乎人人皆知楊守敬其人，推想此應與宜都市人民政府過往曾致力於推廣楊守敬故居及其事蹟有關。因此，對於宜都市民而言，楊守敬確實可以稱得上是當地家喻戶曉、赫赫有名的晚清名人。

## 一、湖北省宜都市

### (一)「楊守敬故居」

「楊守敬故居」位於宜都市陸城鄰蘇巷30號。據大陸「楊守敬故居」官方網站介紹，此屋興建於清道光二十年(1840)，於同治二年(1863)續修。至1986年，宜都市人民政府為紀念楊守敬，遂將其故居重新葺修，同時舉辦紀念活動，並對外開放。1992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將其列為省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被省政府推薦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楊守敬故居」為二進式的木構建築，古樸典雅，大門面對清江。內為中軸線對稱布局，前棟一層，後棟有上、下兩層。下層中為廳堂，兩側為臥室及書房，上層整間原似為楊氏藏書室(然現已全部清空，僅有牆上掛著現代文人讚譽楊守敬人品清高及其事蹟行誼之書法掛軸)。外牆為白牆、青瓦，牆上有「楊守敬紀念館」及免費參觀告示牌，然參觀時間僅有每週一、二、三、四、日，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30。週五、週六，則不對外開放。



「楊守敬故居」外觀



楊守敬廳堂及兩側的臥室、書房

下圖梯間上方為藏書室(內部牆上掛著現代文人讚譽楊守敬人品清高及事蹟行誼之書法掛軸)、楊氏宗祠遺物，以及後院



由於「楊守敬故居」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因而宜都市人民政府派有管理人員看守，以維持內外環境的乾淨清潔。惟宜都市當日氣候仍似酷暑，天氣悶熱黏膩，這不禁讓人遙想當年楊守敬放置及收儲藏書空間及氣候環境並不算太好，此亦難怪今日所見大多數的楊氏藏書品相均不甚佳，霉爛破損多有，蟲蟻鼠嚙偶見。撫心自問，楊氏在此氣候環境之下，加以家境艱難，藏書保存維護不易，實怪不得楊守敬常有身處此境的無奈感慨。

「楊守敬故居」考察結束之後，經當地民眾熱心告知，附近一棟重建的「合江樓」，該樓或許有與楊守敬相關文物，可前往一觀。於是，我們一行人遂趨車前往。待至「合江樓」外，始知仍在維修中，未正式開放，然在武漢友人的努力協調下，該樓管理人員不僅熱心告知此「合江樓」（又稱「清江第一樓」）的由來，並說明樓內繪有楊守敬畫像及其事蹟，同時顧及我們自臺灣遠道而來，仍慨然開放供我們觀賞。

「合江樓」最早興建於唐代，名為合江者，係以清江至此會大江也，意即乃清江匯入長江之合流處。若登樓俯覽江面、凭欄遠眺，將會看到兩江匯流之處，水色涇渭分明，清濁兩分。清者為清江，秀麗吐青；濁者乃長江，



渾厚泛黃。再者，樓內掛著一幅大型的楊守敬畫像，面向大江，乃後人重繪「惺吾七十五歲小像」，其畫面彷彿楊守敬手持書卷，立於長江峽口，舉首眺望之貌。由此可知，楊守敬赴日蒐書及藏書事蹟在宜都市人民政府的推廣之下，已成為宜都市民腦海中印象深刻的晚清名人了。



「合江樓」(清江第一樓)



「合江樓」遠眺兩江滙聚合流



「惺吾七十五歲小像」



## (二) 宜都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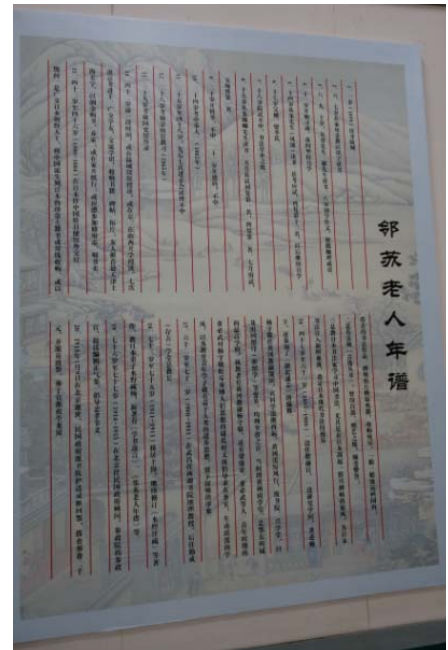
結束「楊守敬故居」及「合江樓」考察行程之後，我們一行人便驅車前往位於陸城園林大道 29 號的「宜都市博物館」。該館創建於 1987 年 8 月，至 1993 年開始興建館舍建築工程，2003 年正式開館，隸屬於宜都市文物局，是一座地方綜合性博物館。

宜都市博物館主體為仿漢代風格的現代建築，大門正立面為仿漢代石闕法式，進樓後為門廳，門廳之內有一大型天井式流動展廳，當日正展示當代書法比賽得獎及優等作品；二、三樓為展廳，呈現回字型分布。館內常設展覽有楊守敬生平紀念專題展覽，展覽分成三部分：(一)楊守敬生平；(二)楊守敬業績成就；(三)弘揚楊守敬名人文化，包括中日文化交流、楊學研究、楊守敬精神及楊守敬紀念書畫作品等展覽。



宜都市博物館外觀

楊守敬生平紀念專題展覽



鄰蘇老人年譜

(資料來源：根據楊守敬晚年自撰《鄰蘇老人年譜》)

楊守敬出生於湖北省宜都市，從1歲以迄41歲赴日以前的家居環境及其日常生活。



清光緒六年(1880)四月，時楊守敬42歲，受駐日公使何如璋召請，擔任公使隨員，前往東京。

清光緒七年(1881)正月，駐日公使改由黎庶昌擔任，楊守敬受邀留任。

清光緒十年(1884)四月，楊守敬在日差滿，五月返國。



楊守敬返國後，於光緒十一年(1885)任湖北黃岡教諭。



仿楊守敬讀書寫字銅像。



楊守敬晚年(清宣統三年以迄民國二年)於武昌起義之後，赴上海避難；其後得袁世凱聘為顧問及參政，藏書移至北京。



楊守敬書法作品



楊守敬與日本友人日下部鳴鶴之間的書道交流。



楊守敬書法作品



由於宜都市博物館多年致力於對楊守敬的研究與推廣，因此每隔半年即出版《楊守敬研究》的期刊(原名《楊學研究》，該刊於1986年創刊，至2005年改名為《楊守敬研究》)。

在此次學術考察活動中，筆者亦有幸購得自2009年迄2016年上半年的《楊守敬研究》半年刊、楊守敬

自撰《鄰蘇老人年譜》(宜都縣楊守敬學術研究會編印)，以及鄭務本主編《楊守敬研究初編》(湖北宜都楊守敬學術研究會、湖北省枝城市楊守敬紀念館發行，1989年4月)。上述刊物專書，皆可提供筆者日後學術研究之重要參考。

## 二、湖北省武漢市

第三天行程為自宜昌市宜都返抵程武漢市，路程約近四百公里，又是一段漫長的車程。回程途中路經當陽市的關陵，以及位於鐘祥市的明代顯陵。

關陵為東漢末年埋葬關羽身軀之處。根據《三國志》史載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大意失荊州，退走麥城。孫權於臨沮夾石（今遠安縣回馬坡）擒關羽，斬關羽。其後，孫權派人將關羽首級獻給遠在洛陽的曹操，權則以諸侯禮葬其屍骸於當陽西北，故當地民間流傳諺語為關羽「頭定洛陽(關林)，身困當陽(關陵)，魂歸故里(山西)」。關陵四望平川，南倚群山，東臨沮水，現已發展成宮殿式廟宇群，為湖北當陽祭祀關羽的重要場所，亦為三大關廟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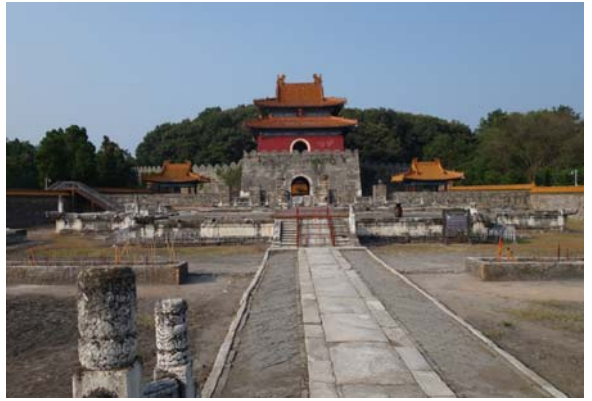
至於位於鐘祥市的明代顯陵，則是明世宗朱厚熜的父親明睿宗朱祐杭及生母興慈孝獻皇后蔣氏的合葬墓，為中國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單體陵墓。明嘉靖三年(1524)三月，世宗將其父興獻帝之陵，定名為「顯陵」。陵寢結構為「一陵兩塚」，金瓶形的外羅城、九曲迴環的御河、龍形神道和圓形內、外水塘(因其位於明堂位(正南方)，因此又被稱為「明堂」或「明堂水」。)等，都是明代帝王陵寢中絕無僅有的。



圖上為顯陵的外觀

圖下為龍形神道以及圓形內、外水塘

由於明代顯陵是由藩王園寢改建為帝陵的，因此在形制上同明朝其他帝陵有許多不同地方，最主要的三個特徵，一是雙重寶頂，一是在明樓前設置明堂水，一是在陵區內開挖一條「九曲河」，並設置五處石橋。



顯陵雖然在明末曾被焚毀，但石構建築幾得以倖存，而木構建築的宮殿石基、石雕欄杆和螭首散水等構件，以及琉璃瓊花和雙龍影壁亦保存完好。1988年元月，顯陵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11月30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圖左為恭睿獻皇帝之陵；圖右為顯陵內往外景觀

### (一)湖北省圖書館

第四天行程，一早前往位於武漢市武昌區公正路25號的湖北省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創辦於光緒三十年(1904)8月27日，原址在武昌蘭陵街西側，光緒三十四年(1908)遷入原博文書院(今武昌公安局)對外開放。1935年在武昌蛇山南麓奠基建造新館，1936年9月新館落成。1938年，抗日戰火蔓延到湖北省境，湖北省圖書館先將所藏中外文重要圖書運至秭歸，1939年3月省館遷往恩施。1946年8月全部圖書遷回武昌。1948年1月以湖北省立武昌圖書館的名稱正式開放，1949年該館更名為湖北省人民圖書館，1951

年 8 月改名為中南圖書館，1954 年定名為湖北省圖書館。

湖北省圖書館現有藏書約有 4,700,000 餘冊，其中線裝古籍 450,000 餘冊，以地方志、清人文集、文字學、音韻學等門類為館藏特色，收藏地方志 5,800 多部，計 57,000 多冊，包括本省省府、州、縣諸志均有入藏。此外，還收藏冶金、化工、機械、輕紡工業、環境保護等書刊資料以及各種大型檢索工具，參考書目。該館設有外借處和圖書、報刊、科技、歷史文獻等 6 個閱覽室。

筆者與劉秀美副教授在武漢大學文學院李松副教授陪同下，順利抵達湖北省圖書館的歷史文獻閱覽室。經過李松副教授與館內同仁協助下，順利提閱楊守敬藏書之經部圖書《說文通檢》14 卷 2 冊、《輶軒使者絕代語釋例別國方言》13 卷 2 冊，以及《觀海堂地理書》34 冊。此外，有幸得見楊守敬手稿本的《湖北荊州府志稿》3 冊。以下為各書相關著錄內容：

(1)《說文通檢》14 卷 2 冊（經九／1439）：清黎永椿編，清光緒二年(1876)刊本。

是書為左右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魚尾下方題書名、卷次(如「說文通檢卷首」)。每半葉十行，每行字數不等。書前扉葉有牌記，前為「說文通檢」，後為「光緒二年夏月／崇文書局開雕」。凡例下鈐有「楊守敬印」白方及「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書前扉葉並無「星吾七十歲小像」照片。

本書屬於經部小學類字書之屬。崇文書局又名湖北官書局，為晚清四大官辦書局之一。溯其源流，最初商議開設書局，自胡林翼(1821-1861)起始，得到曾國藩(1811-1872)的贊同與支持，由曾國荃(1824-1890)漸行之，然至李瀚章(1821-1899，李鴻章之兄)實業其事。清同治六年(1867)，李瀚章署湖廣總督奏設崇文書局刊刻經籍。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後，崇文書局刻書事業更加蓬勃發展，且雕版工藝精雅，曾有「各省官書之冠」之譽。

(2)《輶軒使者絕代語釋例別國方言》13 卷 2 冊（經九／3736）：漢楊雄撰，晉郭璞注，民國間覆刻本。

是書為四周雙欄，版心花口，上方記字數，雙魚尾。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書中依序刻有楊守敬、繆荃孫(1844-1919)、沈曾植(署號姚埭，1850-1922)、鄧邦述(1868-1939)、章鈺(1864-1934)等藏書家觀款或題識。

視其內容，原藏本為南宋時刊本，係傅增湘(號沅叔，1872-1949)購藏，壬子(民國元年，1912)邀楊守敬、繆荃孫、沈曾植等人同觀；其後於甲寅(民國三年，1914)又邀鄧邦述、章鈺等人觀書，因而留下上述各藏書家的觀款及鈐印。此本並非傅氏原藏南宋刊本，乃民國間傅增湘根據南宋刊本重新覆刻之印本，遂併刻諸家之觀款及題識。

筆者抄錄楊守敬觀款識語內容如下：「此即錢遵王(錢曾，1629-1701)售予季滄葦(季振宜，1630-1674)宋本書之一。其後雖經顧、朱遞藏，而不見於著錄。承兵燹之餘，鬼神呵護，乃為沅叔所有。將倩良工彙刻驚人祕笈，行見流傳與(?)萬本于天壤間何幸，如之。壬子仲冬宜都楊守敬記於上海，時年七十有四。」下鈐「楊守敬印」。

最末有繆荃孫過錄明末清初藏書家錢謙益(1582-1664)題識：「余舊藏揚子《方言》，正是此本。而帙墨尤精好，紙是南宋樞府諸公交承啟劄，翰墨燦然，於今思之，更有《東京夢華》之感。」其下又記「跋見《有學集》四十六卷，牧翁所藏想歸天上，則此本由乙而推甲矣。沅叔寶諸。」末署「藝風拾記茗理遙寫」。顯為繆荃孫過錄摹寫錢謙益之語，以賀傅增湘得此宋刊本之難能可貴也。



湖北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閱覽室

(3)《觀海堂地理書》34冊(史十一/1336)：楊守敬輯，清熊會貞校。清光緒至宣統年間楊守敬觀海堂朱墨套印本。

正文前刻有楊守敬記潘存先生語及其識語：「楚北楊君惺吾，博覽羣籍，好深湛之思。凡所論述，妙悟若百詩，篤實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輿地之學。嘗謂此事在漢以應仲遠為陋，在唐以杜君卿為疏，此必有洞見癥結，



而後敢為斯言。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所撰《歷史輿地圖》，貫穿乙部；《隋書地理志考證》，算及巧曆；而《水經注疏》，神光所照，直與酈亭共語，足使謝山却步，趙戴變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數。霾蘊歲久，煥若神明，曠世絕學，獨有千古，大雅宏達，不我河漢。光緒己卯十二月文昌潘存。」後有楊守敬識語：「此文昌潘先生孺初二十年前題語也。愛我之深，不覺推之溢量。今先生墓木已拱，而吾書方成，過情之譽，何堪告人，期許之私，聊以志知己云爾。癸卯仲冬守敬記。」光緒己卯為光緒五年（1879），而癸卯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時楊守敬 65 歲，這年正好回到武昌菊灣。而此部《觀海堂地理書》，即潘存所稱的《歷史輿地圖》，後來改稱《歷代輿地圖》。

其次目錄，前為「歷代輿地圖目錄」，後為「觀海堂／楊氏栞」。再次，有「觀海堂地理書目」，下列《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不分卷、《春秋列國地圖》、《戰國疆域圖》、《秦郡縣圖》、《前漢地理圖》、《後漢郡國圖》、《三國疆域圖》、《晉地理志圖》、《東晉疆域圖》、《前趙疆域圖》、《後趙疆域圖》、《前燕疆域圖》、《後燕疆域圖》、《南燕疆域圖》、《北燕疆域圖》、《前秦疆域圖》、《後秦疆域圖》、《西秦疆域圖》、《前涼疆域圖》、《後涼疆域圖》、《南涼疆域圖》、《北涼疆域圖》、《西涼疆域圖》、《後蜀疆域圖》、《夏疆域圖》、《南宋州郡圖》、《南齊州郡圖》、《梁疆域圖》、《陳疆域圖》、《北魏地形圖》、《北齊疆域圖》、《西魏疆域圖》、《北周疆域圖》、《隋地理圖》、《唐地理志圖》、《後梁並十國圖》、《後唐並七國圖》、《後晉並七國圖》、《後漢並六國圖》、《後周並七國圖》、《宋地理志圖》、《遼地理圖》、《金地理圖》、《元地理圖》、《明地理圖》，合計 34 冊。

每圖扉葉前有牌記，前為圖名，後記刊刻時間。其中以《前漢地理圖》刊刻時間最早，刊刻牌記時間為「光緒甲辰鄰蘇園栞」，甲辰為光緒三十年（1904）。換言之，此時楊守敬應仍習慣將其藏書處以「鄰蘇園」稱之。至於《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及《春秋列國地圖》則刊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至於《三國疆域圖》則刊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其餘各圖則分別刊於宣統元年（1909）到三年（1911）之間。然則，若依照楊守敬另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出版的《水經注圖》及《水經注疏要刪》，時已取「觀海堂」為名刊行看來，可推知此一「觀海堂」定名的關鍵時間，極有可能是在光緒三十一年之際，時楊守敬 67 歲，已經回到武昌菊灣興建書樓。

(4)《湖北荊州府志稿》3 冊（地／2864）：清楊守敬撰，清光緒年間楊守敬手稿本。

本書乃楊守敬於光緒三年（1877）應時任荊州知府倪文蔚（1823-1890，字

豹岑)之邀續修《荊州府志》而作，時守敬 39 歲，全書為楊守敬手稿。內容多為底稿及謄寫稿，部分為資料滙整，並註明出處。書中鈐有「飛青閣藏書印」白方及「中南圖書館」朱方。



筆者於湖北省圖書館歷史文獻覽室提閱圖書情況

## (二)湖北省博物館

第四天下午行程則前往湖北省博物館及武漢大學圖書館。湖北省博物館籌建於 1953 年，前身為湖北省人民科學館，1963 年遷址於武昌東湖風景區，1963 年正式定名湖北省博物館，2007 年新館建成開放，現今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東湖路 160 號，是湖北省唯一的省級綜合性博物館，也是國家一級博物館、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八家國家級重點博物館之一。

湖北省博物館負責全省文物的收藏、保管、保護、陳列展覽及藏品研究工作，現有藏品 230,000 餘件，國家一級文物將近千件。以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為代表的史前陶器，盤龍城和曾侯乙墓為代表的青銅器，春秋中期楚墓到漢墓出土的大量漆器，曾侯乙墓、郭店楚墓、望山楚墓、包山楚墓、雲夢秦墓出土的大量竹簡，梁莊王墓、郢靖王墓出土的藩王文物最具特色，也是館藏文物的代表。其中鄖縣人頭骨化石、越王勾踐劍、曾侯乙編鐘和元代青花四愛圖梅瓶被譽為湖北省博物館的四大「鎮館之寶」。

當日下午至湖北省博物館，先觀賞湖北省博物館編鐘樂團以複製的曾侯乙編鐘 65 件、曾侯乙編磬 32 件為核心，鋪以瑟、塤、笙、建鼓、排簫、箏

等多種古代樂器，將 2,400 年前的宮廷樂舞盛況重新再現于今日舞臺，展現古代音樂的面貌。其後，進入博物館參觀「明梁莊王墓—鄭和時代的瑰寶」，此為當日館中最吸引人的重要特展。

明梁莊王墓為明仁宗朱高熾(1378-1425)的第九子朱瞻埈(1411-1441)與魏妃的合葬墓，位於湖北省鍾祥市長灘鎮大洪村龍山坡。墓中出土文物包含金器、玉器、瓷器等珍貴文物多達 5,300 件，在已經發掘的明朝十餘座王墓中，其墓規模雖非最大，然其隨葬物品的豐富及精美程度則僅次於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定陵為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1563-1620)及其孝端顯皇后、孝靖太后的合葬陵。)由於明梁莊王所處的時代橫跨永樂(1403-1424)、宣德(1426-1434)、正統(1436-1449)年間，當時為宣揚國威，前後七次派遣鄭和下西洋，不僅打開中國與世界的往來，而在明梁莊王墓中的陪葬品亦可以見到此一中外交流的盛況。



湖北省博物館門口



湖北省博物館編鐘樂團的曾侯乙編鐘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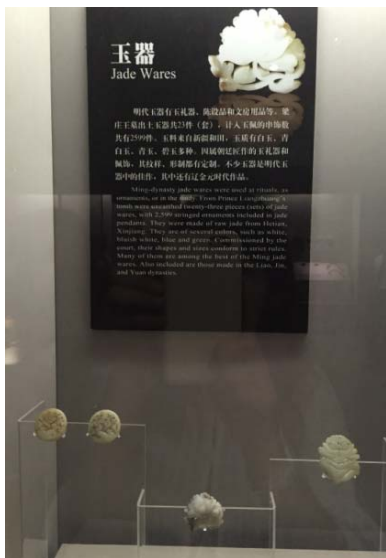
「明梁莊王墓—鄭和時代的瑰寶」特展



明梁莊王墓葬中的金器



青花瑤台賞月圖瓷鍾 明代



明梁莊王墓葬中的玉器及金器的頭面佩飾

### (三) 武漢大學

參觀湖北省博物館結束後，近傍晚時刻我們一行人又趕往武漢大學。武漢大學，是一所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的科研型綜合大學。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創建於光緒十六年(1890)的「兩湖書院」和光緒十九年(1893)的「自強學堂」。另有學者認為，武漢大學甚至還可以追溯到明萬曆年間由葛寅亮創辦的「江漢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自強學堂」更名為「方言學堂」。同年，兩湖書院與江漢書院、心經書院合併，改名為兩湖大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改稱兩湖文高等學堂。光緒三十二年(1906)，張之洞又撥款四萬三千兩，改名為「兩湖總師範學堂」。

辛亥革命時，「方言學堂」和「兩湖總師範學堂」停辦；民國成立後，

在湖北武昌重建高等教育，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在武昌軍官學校校址（即原「方言學堂」舊址）成立，繼承了兩湖書院和自強學堂的一些舊有師資。1923年，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更名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次年又更名為國立武昌大學，1926年合併組建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1928年始正式定名國立武漢大學。到了1949年，更名為武漢大學；2000年8月2日合併組建新的武漢大學。



武漢大學門口



武漢大學校訓

由於武漢大學是「985工程」、「211工程」和「2011」計劃重點建設高校，學科覆蓋文、史、哲、經、管、法、理、工、農、醫、教、藝全部12個門類，可以說是一所綜合研究型大學。該校坐擁珞珈山，中西合璧的宮殿式建築群古樸典雅，巍峨壯觀，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大學」。

此行筆者一直想要前往武漢大學參訪，不僅僅是因為武漢大學擁有中國最美大學的稱譽；另外一個重要關鍵因素，則是其前身與張之洞創建的「兩湖書院」有關。由於楊守敬曾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受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召請，擔任兩湖書院的地理科教習，其後數年間任教於兩湖書院；直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兩湖書院改名為兩湖大學堂，別立勤成學堂，楊氏又受聘擔任勤成學堂總教長。

有趣的是，楊守敬任教期間，還因此教到一名日後曾經參與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等各種革命活動，可謂鼎鼎大名的起義志士——黃興（1874-1916）。黃興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湖廣總督張之洞推薦下，進入武昌兩湖書院讀書；直至光緒二十八年方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就讀。這段期間也正好是楊守敬任教於兩湖書院期間。正因為武漢大學的前身兩湖書院創辦人張之洞，與楊守敬之間有著難以抹滅的歷史淵源，促使筆者成行的最大誘因。行中原欲前往該校圖書館順道拜會黃副館長正兩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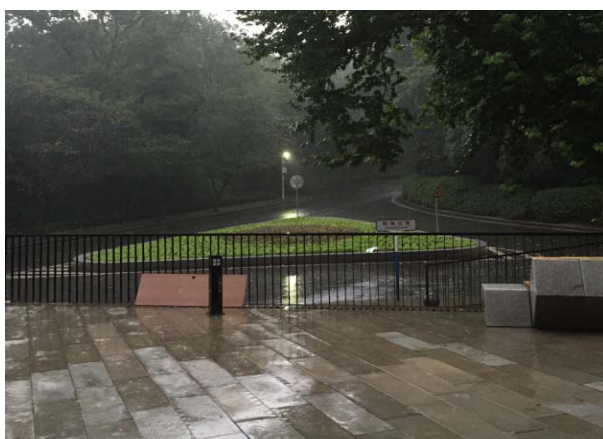
生，然因事前連絡不周，倉促間未能入內拜會，僅能在圖書館門口拍照留念，則是此行遺憾之處。



武漢大學文學院李松副教授與筆者合影



武漢大學圖書館門口



武漢大學午後雨中一景（下午適逢午後雷陣雨，躲雨之際拍下校園一景）

## 參、心得及建議

對筆者而言，服務於圖書文獻處期間，雖然有幸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作為個人學術研究的重心，然由於策展業務繁重，多年來不曾有機會或有足夠經費，前往湖北省楊守敬故居，以及湖北省圖書館、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大學等地進行實地考察。此行在本處宋處長兆霖先生的推薦以及「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支持下，得以前往湖北宜都市楊守敬的昔日故居，以及位於武漢市的湖北省圖書館、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大學，進行清末藏書家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之學術考察，個人深感幸運，亦謹致表感謝之意。

此次學術考察的過程中，最大收獲當是參訪「楊守敬故居」，以及在湖北省圖書館提閱楊守敬昔日舊藏圖書。惟因時間有限，於湖北省圖書館僅能閱覽4部圖書，稍感遺憾。然透過此4部圖書，筆者得以觀看楊守敬昔日藏書情況，並在本處宋兆霖處長持續關切楊守敬「觀海堂」名稱由來的疑慮下，有幸在湖北省圖書館所閱《觀海堂地理目》裏看到《前漢地理圖》刊刻牌記時間為「光緒甲辰鄰蘇園栳」，由於甲辰為光緒三十年(1904)，因此推知此時的楊守敬仍習慣將藏書及刻書堂名以「鄰蘇園」稱之。然而，若再比對其他由楊守敬編輯刊刻的圖書，則會發現另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出版《水經注圖》及《水經注疏要刪》的刊行牌記，已經變成以「觀海堂」為名，故可大膽推知此一「觀海堂」定名的關鍵時間，極有可能是在光緒三十一年之際，時楊守敬67歲，當時距離回到武昌菊灣興建書樓已逾兩年。雖然此一推測尚稱粗略，仍有待日後更為詳細的考證及研究，不過此一議題前人未曾深入研究，僅止於口頭的討論，筆者期能藉此拋磚引玉，日後得以激發更多研究者的關注及探討。

事實上，在此次參觀湖北省博物館及圖書館之後，深深感受不管是博物館，還是圖書館，仍必須在堅實豐富的典藏基礎下，以學術研究作為蘊涵滋養的水份及養份，同時還得與時俱進，時時更新，方能在文化創意、推廣教育、文物資訊方面，提供民眾有著如渠道活水般的清新感受。因此，不論是博物館或者圖書館，在著重於嶄新的硬體設備之餘，細小而微的體會民眾需求，使民眾得以關注展覽的豐富詳實與教育意義；同時，讓博物館、圖書館朝向公共便利的開放態度，遂可拉近與民眾在生活、社會、教育的連結力，如此一來，博物館及圖書館的價值才能被突顯，也才能達到民眾在感受歷史之餘，還能被激發改變與創造的全新能量。